

■ 晚风无力垂杨柳：李叔同与《茶花女》

于嘉茵 著

■ 王钟声与春阳社

■ 小荷才露尖尖角：曹禺的南开生活

■ 洪深的戏剧改革

西 风 春 柳 总 关 情

民国剧人剧社

■ 人间诗话：郭沫若的历史诗剧

■ 南国心曲：

■ 吴祖光与《凤凰城》

■ 故人归去：老舍之死

团结出版社

于嘉茵 著

西 风 春 柳 总 关 情

民 國 劇 人 劇 社

團 結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风春柳总关情:民国剧人剧社/于嘉茵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0214-933-5

I.西… II.于… III.戏剧史-中国-民国 IV.J8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219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订: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150×226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数: 181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933-5/J·66

定价: 3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西风春柳总关情

兰心旧事	2
伶界改良	7
晚风无力垂杨柳——李叔同与《茶花女》	10

第二章 坐看风云

——世纪初的政治时事剧

哗变 1907——清末保路运动	32
王钟声与春阳社	34
时事新剧号文明	39
任天知与进化团派	43
末路探因	55

第三章 文明没落

遥望春柳共徘徊	60
甲寅中兴	73
“文明”没落	78
风流云散后春柳	80

第四章	美哉，少年中国！	
	——五四前后的中国剧坛	
	南开风云	88
	小荷才露尖尖角——曹禺的南开生活	108
第五章	爱美风潮	
	——五四前后的爱美剧	
	爱美剧的产生	124
	北京人艺戏专	127
	辛酉剧社	130
	上海戏剧协社	133
	《少奶奶的扇子》	134
	洪深的戏剧改革	137
	熊佛西	142
	喜剧天才丁西林	144
	爱美剧的没落	149
第六章	乍起一声惊雷在天际	
	清华之恋：曹禺与郑秀	152
	当年海上惊“雷雨”	155
	坎坷际遇：《雷雨》背后的风波	158
	《雷雨》的艺术特色	161
第七章	风住香尘	
	——论五四前后女性题材的剧作	
	寂寞烟花红：曹禺与《日出》	170

花落谁家：《赛金花》夺角风波	176
娜拉风暴：易卜生与社会问题剧	182
人间诗话：郭沫若的历史诗剧	194

第八章 悲喜人间

南国心曲——田汉与易漱瑜	204
曾经沧海难为水	209
鱼龙百戏——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剧场运动	211
左翼风潮	219
《国歌》故事	224
熊佛西的农民戏剧	227
七月黄梅天——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229

第九章 烽火连台七月天

哗变 1937——抗战爆发	238
战争中的婚礼	243
吴祖光与《凤凰城》	246
放下你的鞭子！	251
浮生记：曹禺与《北京人》	258
过眼云烟五十年	263

第十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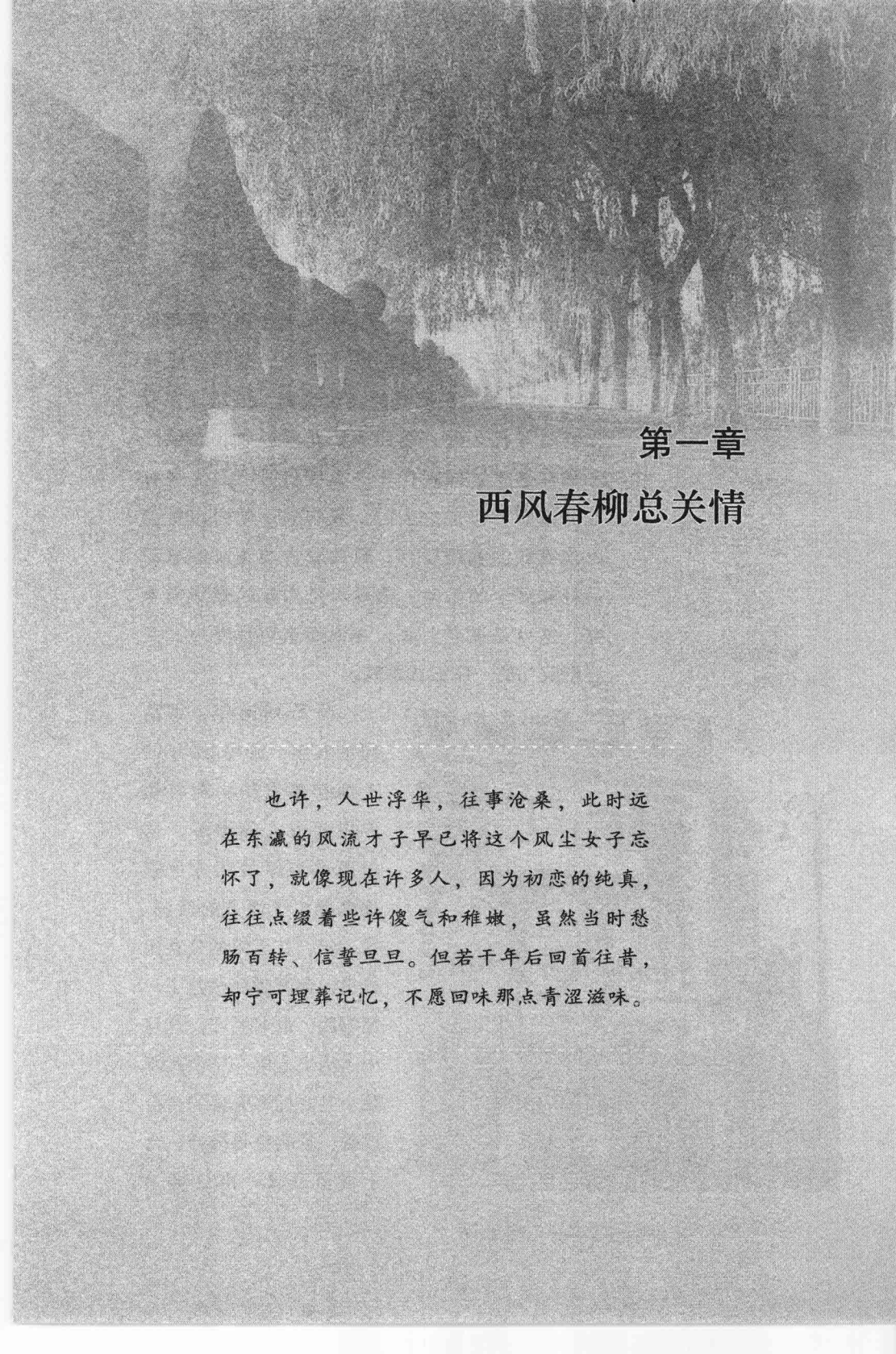
不如且归去！——洪深自杀事件	268
重庆“雾季公演”	271
吴祖光与《风雪夜归人》	272

香港逃亡	276
相煎何太急：《棠棣之花》	279
人间诗话：《屈原》	282
战争中的新女性：《丽人行》	284

第十一章 湖心听晚钟，故人归去 ——纪念老舍先生诞辰 110 周年

灰色的童年	288
文章圣手	297
抗战风云	307
“人民艺术家”	312
未完成的杰作：《正红旗下》	321
故人归去：老舍之死	326

参考书目	329
------	-----



第一章

西风春柳总关情

也许，人世浮华，往事沧桑，此时远
在东瀛的风流才子早已将这个风尘女子忘
怀了，就像现在许多人，因为初恋的纯真，
往往点缀着些许傻气和稚嫩，虽然当时愁
肠百转、信誓旦旦。但若干年后回首往昔，
却宁可埋葬记忆，不愿回味那点青涩滋味。

兰心旧事

上海茂名南路 57 号，一条老街道的转角处矗立着一座木质结构的欧式建筑，这是一座充满了 20 世纪殖民风味的老建筑物，虽然现在看来有些年代久远，在四周如花园饭店、老锦江和锦江迪生这样现代化的大厦映衬下而显得有几分落寞，但走进大门，灰暗的厅堂内布置着巴洛克式的宽阔舞台，雕琢着古典花纹的电动吊杆和蒙尘的乐池，依稀可见当年的豪华与考究，这就是被老上海人习惯而亲切称呼为“兰心剧院”的一座旧式剧院。

建于 1866 年的上海兰心剧院



公元 1866 年，即清同治五年，开埠 23 年的上海初显繁华，随着租界里西方人的增多，这里原本浓厚的东方色彩逐渐融汇了西方的情调。这一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英国侨民修建了一座剧院，取名兰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拥有完善的舞台设备，音响效果极佳，台上演员微叹一声，楼上

后座也可以听得很清楚。在这样的剧场环境下，最适合演出的就是西方的写实戏剧。

兰心大剧院建成后不久，一个名叫 A.D.C 的英国剧团开始在这里上演西方戏剧。兰心由外国人经营，因此观众都是各国租界里的侨民，演出全部用英语对白，所以这种独特的西方演剧形式几乎与中国社会隔绝。那个时候，戏剧这个字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相当陌生呢！

19 世纪末的中国，政治风起云涌，文化变革初现峥嵘。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了学习西方最先进的文化和科技文明，1872 年清政府派出 120 名幼童前往美国旧金山，分别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0 年之后，成长为青年才俊的幼童们将盛行欧美的最新近的思想和科技带回了祖国。他们的归来，为封闭和保守的古老帝国带来了扑面而

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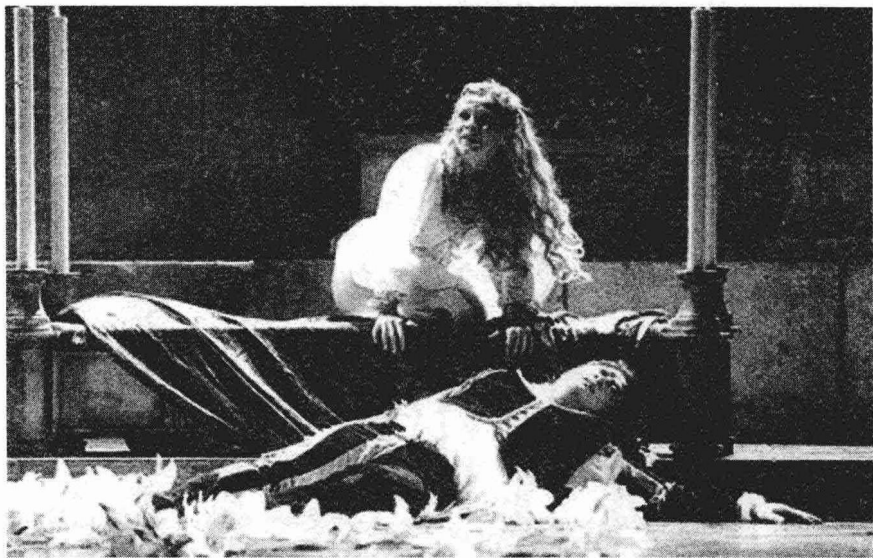


来的清新潮流，让看惯了四书五经的儒生学子们逐渐认识了柏拉图、莎士比亚、拿破仑和达尔文。这些新鲜的血液逐步融入了国人的思想，也悄悄改变着他们的精神。

但就在全面一新的文化生活渐渐走进国人的心灵之时，戏剧——这个欧洲大陆最古老、最核心、西方文明最前端、历史渊源最久远流长的艺术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当人们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四大喜剧的文学剧本兴味盎然、津津乐道的时候，却对剧本本身服务的对象——戏剧舞台演出有意忽视。

其实，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戏剧不够好看，而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实在是太大了。早在西方小说和绘画进入国人视野之前，一些满清官员提前接触了戏剧，如光绪朝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在受朝廷派遣出使国外

欧洲戏剧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



后，写下了《出使九国日记》，其中对他所看到的舞台戏剧曾有这样的记载：西方戏剧的长处，在于灯光图画的点缀，楼台深邃，能迅速变换布景，并能展现天气阴晴的细微变化，令观众身临其境，疑非人间，叹为观止。

但是在他的零星记载中，有的只是对欧式舞台上如梦如幻的舞美造型和光怪陆离的灯光变幻感到惊奇和赞叹，而对于那些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们，书中却没有任何描述。戴鸿慈是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官员，在早期洋务派的代表中以见多识广而闻名，他在书中没有提到表演这一项，并非认为是舞台表演不值一提，而是感到难以评价。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戏子本来就是一种卑贱至极的职业。俗语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卑贱之人，娼优皂卒”。“优伶”的等级甚至排在“娼妓”后面，一个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比倚门卖笑的妓女还要低一等。

这种观点也许让现代人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因为在当代，一个好演员往往是和艺术家划等号的，怎么可能还不如卖身的妓女呢？

反观现代的艺术院校招生，成千上万的学子排队报名到艺校学习表演，为了圆自己的明星梦，不辞旅途劳苦、长途跋涉。一些电视栏目曾屡屡报道一些高中生，为了考上国内知名的艺术学院，牺牲学习文化课的时间，拜某名师学吹拉弹唱，学表演朗诵，甚至屡败屡战、孜孜不倦。家长们竟还纷纷鼓励之，言称对孩子“支持到底”，意思大概是今年不行，明年再来，明年不行，还有后年，后年还不行，也不要气馁，只要志坚意绝，考一辈子也是可以的。

很多家庭认为家里能出一个演艺明星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所以打破脑袋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艺术学院去。也许他们是看到当代演员在经济上的优势，但这一切在过去都是远远不可想象的……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同光十三绝”中的梨园名丑刘宝山，

本出身于高宅大院的书香门第，自小因才高八斗被视为天才，一心想走仕途之路。但成年后却屡次赶考不中，深感科举不公，最后愤然从艺，成为一代名伶。因为伶人的后代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可见他当时对于科举怀有多么深的怨恨了！

20 世纪初，旨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让满民族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旗人迫于生计，纷纷“下海”，投身梨园。如“十全大净”金少山，“四大名旦”中的尚小云，“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就是这样的一类人。

同样是“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幼年时因为家境贫寒，父亲不得不将他送到花旦荣碟仙家里学习。在学戏时期，因为师傅脾气不好，程砚秋差点被他打断腿，成为废人。

那些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的名优们，其实大多数都有一段飘零的身世。

曾几何时，一些父母狠着心，流着泪，违背本意将孩子送到戏班。若不是这个家庭穷困潦倒，陷入了绝境，父母无力抚养，或者是本人对于世事产生了绝望之感，无论如何也不肯投身到戏班。一人伶界，他们的身上就被打上了“终身卑贱”的标志。

“伶者，贱也”源于中国最传统的观念，因为中国是一个最讲孝道的国家，孝乃天下大治之首要标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娼优之人靠消耗身体和劳动力赚钱，优伶成材更是要从小锻炼。他们大多自幼与戏班签有契约，终生倚靠戏班，为戏班卖命，即便技艺成熟之后也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根本无法在父母面前尽孝，从而违反了孝道。即使一个伶人“一朝成名天下知”，其荣耀也不能挽回他们的不敬父母之过，所以这个行业遭到士大夫们的鄙薄。

而欧美的演员，身份低下或者高贵尚且不论，他们的形象和服饰就够让一班中国保守的老夫们瞠目结舌的了。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老臣徐桐向慈禧太后形容自己的洋人邻居：“那些西人男女混居，女人袒胸露乳，与男子见面疏则握手，亲则拥抱亲嘴，

还称礼节，老臣与此蛮族同邻，简直是与鬼为邻。”

这虽然是一段电视剧的台词，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高级官员对于西方开化文明的否定和观念上的隔阂。19世纪的欧洲女性服装已经酥胸半露，在那些中国官员们的眼中，舞台上的女演员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就和男演员在一起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简直是有伤风化，丧失大雅。无论剧目本身有多么的好看，这违反了圣人之教的演艺，就是道德沦丧，斯文扫地的行为，绝不能传到国内，玷污国人的视听。

所以，在那个积极引进西方文化的年代，兰心剧院所上演一幕幕华丽动人的戏剧却从来也不为国人所知。戏剧——这门欧洲最古老、最能体现西方文明和精髓的艺术被自命风雅的国人冷落一边，无人问津……

伶界改良

中国人创建的第一个西式剧院叫“新舞台”，它矗立在今天的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大道。新舞台剧院内采用了那时最为时髦的西方镜框式舞台，专门上演时事新剧。令人感到意外和新奇的是，这座别开生面的新式剧院正是1908年由京剧演员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所开设。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梨园界呼吁改良的风潮由来已久。

19世纪，面对西方列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连串打击，腐败无能而又盲目自大的清政府节节败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文人不甘沉寂，开始寻求变法图新的道路。

喧嚣一时的戊戌变法就是文人们寻求社会变革的一场开端。但变法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终遭惨败。这次来自中国自身阻力而造

成的变法失败，引起了中国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心疾首的反思。一部分接受西方教育和文化影响的激进文人首先借助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发难。

而这种不满情绪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

他们首先抨击戏曲曲本的内容腐朽不堪。1904年9月，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11期发表《论戏曲》，公然反对社会上那些“神仙鬼怪的戏”、“淫戏”和“富贵功名的俗套”，这类曲本在处处宣扬“除旧布新”的清末，遭到最大程度的攻击。

那时，中国旧剧在一些崇尚新学的文人心目中几乎就是腐朽与落后的代名词。

面对这种轻慢的态度，一些在业内颇具声望的伶人们并不甘被轻视，他们趁着这股“东风西渐”的潮流，试图改变自己历来低贱的地位。

随着社会风气的文明开放，艺人们的戏剧观首先受到影响。他们一改过去唱戏只是供人玩乐的旧式思想，大大强调戏曲的社会职能和作用。在具体实施中，他们赋予了戏曲以教育开化、反映现实的内容。一系列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题的戏曲作品应运而生，这些作品不但在形式上有所改良，内容上更是融合了日益高涨的民主风气，具有全民反思的社会意义。

早在1890年甲午战争前后，京剧演员汪笑侬就于维新运动的过程中，在上海演出改良过的京剧《瓜种兰因》。该剧是较早的“时装新戏”。到了1905年，汪笑侬又在上海“春仙茶园”排演《波兰亡国惨》等改良新戏。他表明自己对改良京剧的主张：“取波兰遗事……以证波兰亡国原因”，进而“鼓舞激扬，启蒙民心”。这种试图以自己的舞台新剧达到社会关怀的目的，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一个梨园伶人却怀有如此之大的文化抱负，此举在古代有也只有类似于文坛领袖的大人物们才有资格和胆识来做。

这些改良的京剧，在轮廓模式上开始有了一点新剧的影子，演员在出演时不再穿着固定的生旦净末丑的行头，而是披挂着漂亮的时装。剧本也不再是流传多年固定的曲本，而采用人们最感兴趣的新闻、逸事重新改编撰写成戏，是一部部大众乐于欣赏的“故事新编”。

但是这些改良戏虽然在形式上做了种种调整，但它的艺术基础依然是京剧，保留原有的唱腔，使用锣鼓伴唱，有界限严格的行当分配等等。而且剧本因为改编的较为粗糙又缺乏一定的文学性，所以这些改良京剧在当时社会流行一时后，就如流星一般倏忽寂灭了。

由此一来，清末的戏曲改良运动虽然声势很大，但由于受到自身的限制，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旷世之作。

中国第一部既有欣赏价值，又能上演的舞台剧叫《官场丑史》。令人诧异的是，它仅仅出自于一群不到17岁的学生笔下。

1899年的圣诞节，在上海的一所贵族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里，学生们在演出外语课本中的英语剧时受到启发，将在报纸上看到的一段新闻编成了一段小小的独幕剧，这个剧目的名字叫《官场丑史》。在今天看来这个小剧可归类为政治讽刺剧。它的故事内容是：从前一个没见过大世面土财主，到阔绰的城中缙绅家做客，不仅洋相百出，回家后还患了“官迷症”，后来花钱捐了个官做。但他不会断官司，胡乱判案，最终被判革职的故事。

《官场丑史》的剧本短小精悍，台词风趣辛辣，情节完整，动作鲜明，已经具备了现代话剧小品中的一切元素。这样一段优秀的作品出自一群年轻的学生笔下，潜藏在中国青年学生之中的强大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若干年后，就是这样一群初生牛犊不怕死的少年人，书写了未来中国文艺领域的新篇章，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后话。

后来，反响不错的《官场丑史》又作为新节目在圣约翰学校上

演，有很多其他几个贵族学校的学生们也来观看此剧。演出很精彩，当天扮演剧中人物的学生演员们，听到台下的笑声之后，又是阵阵热烈的掌声，不觉深受鼓舞。

但是，这场由学生自编自演的政治讽刺剧虽然在学生群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却并没有引起更大范围的影响。因为当时上海的贵族学校屈指可数，教会学校又采取了半封闭式的管理，所以它最终也没能流传到社会上。这种新形式的演剧活动，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

1896年，一个名叫徐半梅的中国人偶尔在兰心剧院看过 A. D. C 剧团的演出，一时深为欧式舞台的技巧多变而目眩神迷。他在《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中感叹到：“假使当时有部分人能对这个剧团加以注意，以它作参考品，那说不定中国的话剧，可以早十年产生。”

虽然戏剧艺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并不被看重，但是到了1907年，在一个机缘巧合的历史契机下，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天空，并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灼灼其华，而这个机缘起源于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晚风无力垂杨柳——李叔同与《茶花女》

清朝末期，掌权的慈禧太后喜欢听戏。那些为慈禧演戏的伶人，一旦受到夸奖，就立刻擢升为有品级的“内廷供奉”。老生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儿”，曾是慈禧最为看中的老生。同时谭鑫培也是文武百官崇奉的“偶像”，以至于后来的北京城里有支歌谣是这样唱的：“国家大事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

每逢宫里开戏，紫禁城的畅音阁内锣鼓喧天，鼓乐铿锵，描画着各色脸谱的戏中人物依次登场。入宫献唱的除了有谭鑫培，还有杨小楼、王瑶卿、刘赶三、程长庚等名重一时的梨园名伶。他们唱